

文學導報

第 1 卷 第 3 期

1931, 8, 20 出版

定價 每份 4 分

出席哈爾可夫世界革命文學大會中國代表的報告

蕭 三

親愛的同志們！

去年十一月底曾寄你們一信，簡單地報告了哈爾可夫大會之經過，不知你們收到沒有？我非常地抱歉，直至現在還沒有將我應該很快地作的關於大會的一切的報告做起，原因是工作忙亂，其一；其二，我的腦袋自跌傷後，直至現在還不能緊張地經常地工作；其三，是想等總會將大會的一切文件——報告，討論，決議等——印好後同時寄來，省得自己多寫。現在覺得：除那些正式文件之外，還有許多要寫的，並且正式文件，看來也不是一時可印好，所以我還是先寫這封信罷。

同志們！首先讓我說說這次大會的緣起，即國際革命文學事務局召集這次大會之緣起。因此得說到這革命文學國際事務局（四個大字母 IBRL—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之發生和牠的工作吧。

是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在莫斯科開過第一次世界革命作家大會，成立了國際局，這就是革命作家有國際組織的開始。那時到會的人數當然非常少，代表的成份多半是左派資產階級的作家，他們都是宣稱對蘇聯熱烈地表同情的，那時組織的 Platform 也很寬泛，如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白色恐怖，反對大戰危險——這也就可見開第一次大會時的時代的歷史的特徵罷。過了三年，到現在，環境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內的階級鬥爭，解放革命戰爭一天天劇烈起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和成績，真是使人頭昏而眼花。這樣使一般小資產階級的過去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表其所謂同情的作家，現在經這狂風一刮，那點同情的微熱給吹冷了，一部份的作家公開地走到法西斯蒂的營壘裏去了，（比如 Istrati 和 Bartels，他們過去都是很『左』的）。

又一部份則比較緩和一點的反動——說的『緩和』一點，便算動搖，徘徊罷。第三部分都毅然地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而最主要的是在階級鬥爭緊張尖銳的環境之中推出一批生產工人的新作家。從工人通信員出身的一批真的無產階級的作家來了。這些作家便在歐美許多國家裏放下了新時代裏發生的無產階級文藝的基石。牠的成績現在是大有可觀的。在這個重要幹部的周圍，集中，長成而且堅實了從小資產階級出身在各國的階級鬥爭中表現其對無產階級忠實的革命作家。同時在一部份小資產階級的法西斯蒂化的過程中，別一部份却並行地貧困化，急進化，而逐漸接近無產階級，例如德國的作家 Oskar Maria Graf 及 Ernest Gleser 他們倆都參加了這次德國共產黨的選舉運動，（Gleser 在這次大會上申言加入德國無產作家同盟，當時會場全體熱烈地鼓掌歡迎），及美國的 Jhon Leos Passos 都是。

三年前在國際革命文學的戰線上由工人出身的作家，是鳳毛麟角似的少，現在却成為戰線上主要的結實的樞紐。自然，也用不着過甚其詞，還很不能說在各國裏這個進程都非常地快。在許多國家如法，如英，如波蘭，這種過程，僅在開始。但在德國這種運動乃非常健全而特別的迅速。（這次大會除蘇聯外，德國有工人通信員代表出席而且有女工）。這可使我們相信：假使在各國能努力發展工人通信運動時，無產文藝的創造也都是大有希望的吧。

在這次大會前，國際無產文藝已有很大的成績，例如德國的普羅作家培赫爾（Becher）馬哈威茨（Marchwiza）屠列克（Tarek）梭（Reun）克勒培爾（Klobor）等，美國的密克爾果爾德（Michael Gold），匈牙利的易烈世（Bela Illosch），紀達時（Gldash），波蘭的雅新斯基（Yasionski）等等都已成為世界聞名的普羅革命作家。他們的作品大受各國無產階級熱烈的歡迎。然而最主要的不是這個或那個作家的聲譽，而是在歐美以及在東方這種普羅文藝運動已成為羣衆的運動，及由工人通僱員羣衆中提拔出許多新的無產作家來了。

大會以前，國際革命文學總局已成立下列幾國的支部！俄羅斯支部，烏克蘭支部，德國支部，匈牙利支部，波蘭支部，捷克支部，奧地利支部，在大會上及大會後即要成立的爲白俄羅斯支部，格魯泰支部，（在蘇聯境內）日本支部，瑞士支部以及我們的中國支部，我在大會上報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組織和活動後，大會已歡迎「左聯」加入國際無產革命作家總會（今名），作爲牠的支部，此後；「左聯」只有自己更加努力工作，積極前進及和世界普羅革命文學發生密切的關係，以期接受他們的經驗。不消說，在普羅革命文藝運動上，我們不能不說上述的若干支部都是我們的老大哥，而我們比較幼稚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工人運動和農民戰爭，久已爲全世界所注目，國際帝國主義盡力幫助統治階級，甚至直接干涉，企圖消滅中國的革命運動，國際無產階級都在熱地歡迎，祝賀，一方面物質的表示他們對中國工農革命的 Solidarity，一方面都飢渴似的在期待着中國革命生活的實際的親切的描寫。同志們！努力呀！

話再從頭說，爲什麼國際革命文學總局，在今年召集大會呢？

第一，因爲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

I.B.R.L. 爲檢閱自己的和敵人的力量，曾向世界所有的作家發出一個問題，徵求他們的回答。這問題即是：「假如帝國主義者向蘇聯作戰時，你們將怎麼辦呢？」這一個考試的結算，非常有趣。最大部份資產階級的作家給了毫不猶豫或口是心非的回答，或默不作聲，另一部份的資產階級作家却用人道主義及和平主義等等說法，說什麼反對「一切」戰爭。這二部份的作家態度，我們可看得出來，即遇帝國主義和蘇聯作戰時，最多不過是作消極的旁觀者，等着誰佔勝利；而其最大多數是必然地會起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垂亡的階級的。然而世界無產作家的大隊伍以及不少的左派資產階級作家，却準備公開的用自己的筆頭和精力來保護十月革命，保護蘇聯。他們已不是僅僅對蘇聯表示同情而已。反之，大部份資產作家已是有意識地作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大戰之理論或觀念意識上的準備。去年在波蘭都城華爾沙所開的世界資產作家大會，曾公開地毀謗蘇聯。如反抗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這是這次召集大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會的議事日程裏，因此特別提出大戰危險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文藝的，政治的。

在實際工作裏，I.B.R.L. 的各國支部發生許多文學上理論不同的意見和傾向。首先即文藝上的右傾。右傾的第一個表現，否認現時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有普羅文藝的存在，這是不相信無產階級有創造自己的文藝的力量。（德革命作家懷斯可普甫作無線電話的演講時，即這樣說。雖說的不是這樣直捷了當，而是異常謹慎曖昧，經大家正確地指摘，然後明顯。德革命普羅作家聯盟已給他以嚴重的批評，他亦已經自認錯誤；但是懷這意見的並不是他一個人哩）右傾的另一種表現爲以同情于無產階級的資產作家爲無產文藝之唯一創造者，而否認

工人通信員羣衆爲無產文藝之合乎理想之泉源及新的幹部的後備軍。這以法國的巴比塞爲代表。這可說是機會主義的觀點。說到這點不能不多說幾句，因這個問題最爲嚴重，在大會前及大會上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法國沒有普羅革命作家的組織，但是像巴比塞（Henri Barbusse）曾是有數的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如『火』（Le Feu）以及其他，在反軍國主義反戰爭上頗有功績；可是巴比塞主編的雜誌『蒙德』（Monde——『世界』）內容複雜不純，態度極爲曖昧，原來『蒙德』的任務是要將激進的小資產階級逐漸引到無產階級的意識路上來，而現在的結果適得其反。巴比塞和『蒙德』反受了小資產階級的影響。『蒙德』成爲反動的宣傳資產階級政策的雜誌，一些無產階級的敵人，例如比國的大臣，第二國際的領袖之一的凡迪文，和其他工人階級的叛徒，都在上面做文章，發表意見，宣傳他們的理論。『蒙德』又替托洛茨基的書大登廣告。老實說，『蒙德』已做了激進資產階級社會黨政策的宣言機關了。國際革命文學局很記得巴比塞革命的功績；德國作家甲波爾直稱巴比塞爲叛徒，國際局也曾極力爲之辯護，且給波爾以警告。可是巴比塞那種公開不正確的理論和行動，國際局是不能不反對和糾正的。但以巴比塞公開的信電中看，知道他還是很願意在普羅革命文藝上盡力，這次大會應將國際局與巴比塞及『蒙德』雜誌編輯處中間紛歧的意見去掉，而求其能繼續和他們共同工作。此外如美國革命作家之不重視美國共產黨的發展，捷克斯拉夫革命作家組織的一部分右派，跑到社會民主黨方面去了……這些這些，都是革命文學界右傾的表現。

其次便是文藝上的左曲，例如認工人通信員爲唯一無二的無產作家之源泉，而否認小資產階級革命作家之合作及其跑到無產階級的意識路上來的可能。德國的甲波爾矯枉過正地稱一切左派資產作家爲法西斯蒂，這沒有別的結果，而只是阻碍他們和無產作家接近。國際局得德國普羅作家組織之助，戰勝了這種不正確的有害的理論，左派資產作家，許多都非常密攬地和無產作家接近起來，上面所述的Graf及Gleser即是最好的例證。左傾的另一表現，即要求每個革命作家，非加入共產黨不可；在美國作家的組織裏，有過這種現象。

在這衆多意見紛歧之中 I.B.R.L.，曾左右開弓；作兩條路線的爭鬥，在大會上，應再一番的確定自己的總的路線，以爲各個支部各革命作家組織及個人鬥爭的標準——。這是召集這次國際大會的第二個主要原因。

第三個原因——普羅文藝的組織關係問題。

由於各國普羅文藝猛然發展的結果，無產作家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家中間的相互關係，爲之改變。換句話說，便是一般小產革命作家和所謂『同路人』之無產化，這實在是各國普羅革命文藝上一個很重要問題。再則，我們上面已約略說及了無產作家的增長及其在革命文學中的位置，今且說無產作家和小資產革命作家在革命文學上的比重。三年以前開第一次國際革命文學大會時，左派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在國際革命文學局內及在一般的革命文學上曾佔主要的地位，但因各國政治狀況之尖銳化，及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第三時的結果，這些作家當中起了大的分化，上面所舉的易斯特拉第和巴爾特爾斯過去都是熱烈的極左的作家，到現在公開地跑到敵人的營壘中去了。另一方面許多很有價值的普羅作家與許多很有價值的普羅作品都出世了。但是，各國革命文學界無產作家，不是唯一的代表者，歐美經濟政治的恐慌，把許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家都推到我們的作品中來了。可是假如說兩年以前無產作家在革命文學上只是一個左翼，那末現在小資產革命作家在無產文學上只是附屬的

副的隊伍。這即是說，兩年來無產文學偉大的成績，大加鞏固起來了。檢閱這種比重以決定無產文藝之組織的形式問題——這是召集這次國際革命文學大會之第三個目的了。

這次到會的代表共計百二十餘人，代表二十二國，歐，美，非，亞，四洲的普羅革命作家兄弟，相聚於一堂，真可謂極一時的盛事。僅從這點看，已足證明這次大會是真正的國際的大會了。所以原來是召集革命文學國際事務局的擴大會（Plenum）的代表大會（Conference），而臨時又將革命文學國際事務局（I.B.R.L.）改為國際普羅革命作家總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proletarian and revolutionar writers）。預計在短時期後，待各國支部實力充足時要成立一個『文學國際』（Literatury Intenational）哩！

說到到會的各國代表團和所代表的組織，除蘇聯的俄羅斯烏克蘭外，要以德國的為最有力量了，德國的無產作家同盟（大會決定改名為德國普羅文學工作人員同盟）有會員三百五十人。內百分之六十為工人。左向的小資產作家『同路人』都在這以工人通信員為中堅的領導之下。德國的組織，和哈波耳的左傾鬥爭，吸到了小資產階級青年有力的作家如 Gleser 加入同盟，而 Grab 亦繼續和無產階級接近。同盟（Bund）的工作和政治生活有很好的聯繫，積極參加罷工和選舉運動等等。德國有一個宏大有力的組織，『文化工作人員聯合協會』，革命作家的，美術的，音樂的，戲劇的一切組織，都加入這協會，一遇罷工鬥爭及革命紀念日時，協會即全體動員，盡力參加，分工服務。作家聯盟有自己的機關雜誌名『左的路線』（Links Kurve）其次完好的組織應推日本，日本無產作家同盟會員達二百人，作家亦多有力量；所出三種雜誌如『戰旗』，『少年戰旗』及『Napf』，銷路均好，雖常被禁止或沒收，但『戰旗』銷行達三萬份，而且全國有他們自己組織的發行分所和支部三百處。至日本的無產作家和作品，我想國內的朋友知道不少，用不着我多說。又其次到會的代表團美國的也不錯，『新羣衆』（New Masses）的主筆果爾德（Michael Gold），是有名的普羅詩人作家（他著的羣衆朗誦劇『罷工』及他的自傳，『現代小說』已經載過——我拿了那本『現代小說』給他看時，他見了上面印的他那個上身裸體的像片，非常驚奇，問是從何處得來的，那原是在南美時照的，洗印得很少，只送給他的愛人幾張，怎麼會到了上海？連說有趣有趣！）又約翰李特俱樂部（Club John Reed）部員亦是不可多得的作家。這次大會叫新羣衆和李特俱樂部合併，此後他們的力量，當然會更加濃厚起來。匈牙利的普羅作家如易烈世，紀達時（詩人），蒂爾加（Talka）等都有名，惟他們大都是匈牙利蘇維埃革命失敗後僑居在蘇聯的。匈牙利支部是國際革命文學局中除蘇聯支部而外的最老的支部，第一次革命文學國際大會的發起者之一人易烈世，以描寫匈牙利革命及關於共產黨的一部小說『梯薩燃燒着』著名，第一次及這次大會，都被選為總會的總書記。匈牙利支部，有機關雜誌名『斧頭與鐮刀』，在莫斯科出版，每月一次。匈牙利支部中的會員，有好些是經過匈牙利革命，白色恐怖，監獄苦役……的鍛鍊的，奧地利支部是德國普羅文藝的一支部，組織成立約已一年，會員約五十人，大多數為工人。英國事實上沒有無產文藝，有之只是散漫的個人革命作家，而在資產階級出版業的壓迫之下，一個一個地投降的也有：這次大會，提議在英國創立無產文藝的核心問題，主要的是要在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其主筆這次也到了會）裏，建立工人通信運動的核心；英國的工人通信運動也和英國的工人運動一般弱，許多工人作家都墮入改良主義的圈套，因此國際局決定從他們中間提出其比較好的份子出來，例如赫司洛普（Heslop 他本為礦工，這次

到會的)。比國的革命文學運動很弱，主要的工人羣衆，既在改良派工會內，即有似乎是革命的作家，也都含改良主義的色彩，沒有普羅文藝。作家如屠色爾(Tonssel)是小資產作家，算是左的，甚至普羅的，但不反對資本制度，而主張妥協調和。他說『我不是著石炭王的辛克萊啊』。這次到會的比國代表哈伯孟Habermont爲少年作家，所著『在炭洞裏』(Dans la mine)等，描寫工人生活，但其結論是可在資本制度下找到出路。和屠色爾一樣，這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作品。但哈伯孟的祖父曾是爲第二國際比國支部的創立者，靠這點革命的家傳和大會的指示，他應該是有希望成爲普羅作家的。這也和英國的H slop一樣，要看他們將來的工作而定了。拉德維亞的普羅文藝，因社會法西斯蒂政府的壓迫，是很不能自由發展的；有名的普羅作家，這次到會的Laitzen，有其自己的雜誌。保加利亞也有代表到會，但因白色恐怖的嚴重，無產文藝家全無出世的可能，出世了的不是已被絞死，便是出國外亡命去了。波蘭支部這次因政府拒給護照，沒可能派代表出席，但寄來宣言，完全合於大會的宗旨。波蘭支部以比賽描寫工人生活及其鬥爭的方法，發現許多工人作家，因波蘭沒有公開的革命報紙，沒有工人通信運動，這些作家過去都埋滅了。這次到會的波蘭作家，只一雅新斯基，是被迫出國有幾年了的，在國際總局工作，所著『我焚燒巴黎』，是回答資產作家的『我焚燒莫斯科』的，很有名。大會後，他被推爲總會新機關雜誌的主筆。最後說到法國，這次大會法國並無正式代表出席，僅有兩個來賓，巴比塞既未能到會，乃來電慶祝大會，其他正式代表，因法政府不肯給護照未到。說到法國革命文學運動，上面不已說過巴比塞和『蒙德』雜誌的態度麼？趁此處再敘述一番巴比塞最近的來信和大會對法國問題的決議吧。大會將閉會的那幾天，接到巴比塞一封來信，說他對於普羅文藝的意見，這封信中，他主要的錯誤，是輕視工人通信運動在普羅文藝中之重要，他寫道：『目下在西方各國，工人通信不能在文學運動上佔重要位置，而且我想工人通信運動在西方各國的發展，將是革命文學成功之果，而不是其因』。明顯地說，照巴比塞的意見，革命文學是革命的智識分子職業的作家的文學。大會認識巴比塞這封信是不重視及不懂得工人通信在普羅文學上的作用，不懂得正要吸引大批的工人通信員來，才能把文學做成階級鬥爭之真正無產階級的戰鬥的工具。大會認『蒙德』雜誌現有的立場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是反動小資產階級的雜誌，成爲敵視工人階級的份子的論壇。總之大會給了I.B.R.L.主席團之一員——巴比塞的行動以一個很嚴格的批評，叫他，巴比塞自己作出必要的組織的結論。巴比塞既在書信之末，自稱決定完全站在大會議決的立場上，及在實際工作中爲執行這些議決而鬥爭，願繼續地共同努力於革命文學運動，大會顧及巴比塞過去革命的功蹟，相信他信電申明的誠意，因此再一致通過再選舉他爲總會主席團之一員，希望他能明瞭自己的錯誤，在實際工作中糾正過來。但同時大會委託總會書記處採取必要步驟，以肅清法國問題中的這種情形。大會並決定請高爾基和辛克萊兩大作家檢查一番他們對於『蒙德』雜誌的關係，因他們倆都是該雜誌的編輯人。假如『蒙德』再繼續他前此有害的路線時，大會托總會書記處向高辛兩大文豪（是總會員）提議，叫他們退出蒙德編輯局，撤去他們的名姓。大會又認爲國際局過去專顧注意於巴比塞和『蒙德』雜誌，而沒有在法國努力於別的作家羣衆的工作，尤其是工人通信運動組織，是錯誤的，以後必須在人道報(L' Humanite 法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的周圍，由革命的普羅的作家，建立工人通信運動的中堅，而認巴比塞對此問題的意見是機會主義的。大會以後又和法共

產黨負責工作人商好，要將『蒙德』編輯局改組，從此或有面目一新之望。上面不是說過法國有兩個來賓到會麼？這兩人是屬於法國文壇上一種派別內的，這流派即所謂『超現實主義者』（Surrealiste）。這次在大會法國委員會上，他們申明完全承認總會的立場，承認超現實主義的理論上的錯誤，接受大會對於他們的批評，大會叫他們按照總會的指示，在他們派內作分化的工作，吸引內中真實革命較接近於無產階級分子到普羅意識這方面來，幫助他們覺悟自己理論意識上的錯誤而糾正之，這兩個到會的 Oragon 和 Sadoule，都是法國共產黨員，大會叫他們的工作要和法黨的指示聯結，受黨的直接的監督而工作。關於法國問題，說得最多，這也就可見法國問題在大會上的重要，和大會法國委員會工作之成績。

大會上組織了許多別國家和個別的問題的委員會，現在來統計一下：

- | | |
|-----------------|-----------|
| 1. 對總局報告決議案委員會。 | 2. 反戰委員會 |
| 3. 農民文藝委員會 | 4. 德國委員會 |
| 5. 英美委員會 | 6. 法國委員會 |
| 7. 日本委員會 | 8. 殖民地委員會 |

加入殖民地委員會的有中國，埃及，南美的伯列彼里，其他印度諸國沒有代表到會，是最可惜的事！國際局過去對殖民地民衆中的工作做得太少，這是在大會上第三國際的代表所明白指出，及我的發言中所不客氣的責難的（『拉普』書記的演講中也說『我們的大道上，東方在那裏！殖民地在那裏？』）在殖民地委員會內，中國自佔重要的位置，一則中國近年來工農蘇維埃革命運動，非常引起國際無產階級的注意，次則我們的普羅革命文藝運動，雖則幼稚，可是已有了二三年的歷史，已有了組織，而且實際參加革命運動。當我在大會上作簡單的發言時，會場鼓掌不絕，在委員會上，我比較詳細地報告了一點半鐘，聽者初則懷疑，繼則贊嘆不已。說來也有趣，在國內運動已有二三年，而且許多次決議要和國際革命文學發生關係，而且這革命文學國際事務局，也成立了三年，可是一直到現在，世界上才知道中國也有革命普羅文藝運動，這安得不令不感喟呢？這一次，我們算是把隔在中國革命文藝和世界革命文藝之間的一座萬里長城打破了。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並決定要成立中國支部（議決案另附），而且在閉會後回到莫斯科時，馬上就接到左翼作家聯盟正式的來信，從此可以發生很密切的關係，此後祇希望同志們，大家努力來研究、學習、創作。

說過了許多國的代表和其組織後，不能不補述一番到會的蘇聯革命普羅的作家，不消說蘇聯各共和國的代表們，在大會上非常活動而有力，蘇聯普羅文藝的經驗，總是大會一切決議案和表彰的張本。爲國內同志們所知道而且他們的作品已譯成中文者，有『毀滅』的作者 Fadeev，中大學生日記的作者奧格涅夫，以及許多其他有名的作家，如『鐵流』的作者 Serafimovich『水門汀』的作者 Gladkov，『拉步勒工廠』的作者楚馬德林，『勃魯斯基』（集體生產的農莊）的作者潘非洛夫等，都由各文藝團體組織選舉出席大會（有名的蘇聯普羅詩人別賽勉斯基也特由莫都來哈一次。蘇聯的作家組織，如『華普』（全蘇聯無產作家聯盟），『拉普』（俄羅斯無產作家聯盟『霍斯普』蘇維埃作家聯盟協會），『烏斯普』（全烏克蘭蘇維埃作家聯合會），『洛加普』（紅軍文藝協會），……俄羅斯人，烏克蘭人，高加索人，白俄羅斯人，格魯素人，烏自別克人，韃靼人……共計約四十人以上；因爲大會是在烏克蘭首都開的，及全體是由莫斯科往哈爾可夫去的，各種文藝組織機關多在莫斯科，所以到

會的以烏克蘭人及大俄羅斯人爲最多——寫到這兒，覺得關於蘇聯現代文學方面的發展狀態及其內容一切，決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現在說起來掛一漏萬，不如待有功夫時，另外詳細一點給你們一封信——就算作一篇文章——爲好；我想同志們也決不會反對的。

千萬請同志們原諒，我這篇通信也算作一篇報告吧，這是在百忙中斷斷續續寫的。因此上氣不接下氣的地方也有，前後重複的也有，本來我想非常詳細地寫一篇記錄，甚至把參加大會的日記寄給你們，但時間已不能允許。因爲白天要開會（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下午五點到晚九點），晚上要赴各工廠，各工人，紅軍俱樂部去致祝辭，演說，沒有會的一天，便有作家聯歡夜會，或音樂會，或戲劇，這都所以表示烏克蘭的文化文藝，非去不可的。此外還有各報紙各雜誌，尤其是文藝雜誌的記者要求談話，寫字，做文章……真是應付不暇！再則，很該特別提出說說的是，我想中國人無論在資產階級的那個會上沒有不被人輕視，冷遇，甚至被侮辱的。可是在無產階級的無論那個會上，中國人真是受歡迎呀！我知道這決不是歡迎某個人，在這兒不是因爲我的『洋話』說得怎樣可以，及種種個人的問題，羣衆是歡迎整個的中國革命，這自然是非常好的事，可是我個人實在有點吃虧。你們想我祇有一個人，而會衆到處都要求中國人說話，其他代表人數多的，可以大家分頭出席，或輪流說話，我呢，我只一個人，便處處要說要叫，可真有點費力！有幾次我自己覺得只像是一隻留聲機似的，到處只放一樣片子；但遇到會衆的成份不同或會的性質不一的時候，却必得隨機說話，才能不過於機械而較有意義。記得在哈爾可夫散大會的那晚上，到紅軍俱樂部大會去致詞時，真受歡迎，真熱烈，我自己覺得說得不錯，原來並不只因我說話好，而是話的內容——中國蘇維埃革命和工農紅軍的鬥爭好呀！話說開了，且歸正文，可是上面已寫多了，現在且提綱挈領地再寫下面幾段話吧，有遺漏或不全之處，以後慢慢補談好了。

一，這次大會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晚正式開幕，七日停會參加十月革命十三週紀念遊行檢閱，八日起，正式開會，一直到十五日才終畢閉會。

二，大會主要任務，是要決定國際普羅革命文學總會工作的路線，普羅革命文學的遠景，前途，工作方法，使革命作家與全世界革命運動密切地聯繫。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恐慌尖銳，資產階級法西斯蒂化及戰禍（首先是進攻蘇聯）緊迫時，革命作家需要嚴緊自己的隊伍，決定工作的道路，及遇戰爭時如何對付，如何戰鬥的方法，末了要建立統一的組織，在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的領導之下，和工人階級密切地工作。

三，參加這次大會的有：（a）個人作家，同路人，小資產智識分子，其作品充滿了革命的內容的：例如 Hans Klobber, Gleser, Haslop, Hubermont……）整個的革命作家組織。

四，大會的主要的三個問題：國際局工作之組織的問題，反對戰禍問題，總的路線及創作方法問題。

五，大會上的報告有：

共產國際代表 Hopner

烏克蘭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楚巴哈

烏克蘭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教育委員會長斯克利卜金

蘇聯國家出版總局主任哈拉多夫

『拉普』總書記阿維爾巴赫，
德普羅作家同盟書記倍赫爾
烏克蘭革命文學總會書記米契丁科
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哲爾孟厄多
革命文學國際事務局總書記易烈世

六，幾個重要報告的內容要旨

A 易烈世報告中述國際局的工作條件之困難和其缺點。機關小，工作人缺乏，是其困難處，至其工作的缺點為缺乏與世界革命作家的聯繫，再國際局過去注意各個個人作家而不注意整個組織，因此而有對易斯特拉第之事和巴比塞『蒙德』的機會主義等種種現象。國際局的機關雜誌『Vestnik』（通報）很少傳佈各國的革命文藝。至其工作之成績，為政治路線之正確（關於這一點 五十三個發言者中，五十一人都認為正確）。鞏固了德國支部，組織了波蘭，奧地利等支部，參加了許多次政治運動，三年以來，國際局獲得經驗，證明階級鬥爭對於文藝的意義，同時也顯明文藝對於階級鬥爭的意義。

在許多代表發言之後，易烈世的結論的結論是：『前晚本地紅軍俱樂部歡迎世界革命無產作家大會時贈他一套紅軍的軍服穿上，我希望我們革命的作家為反抗帝國主義大戰，保護蘇聯，在必要時能丟掉筆頭，拿住槍桿，去為無產階級盡力，每個作家都披上我（以手指自己）這樣的紅軍軍服』！他說吧，全會場鼓掌如雷，歡呼不絕。

B. 霍布勒爾(女士)說明第三國際對大會的希望，稱贊國際局路線及作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的正確，她說國際局是無產階級鬥爭中革命的普羅作家力量之組織者。國際局的任務為顯出工人階級及工人通信員中成熟的作家力量，用各種方法吸引革命的小資產智識分子作家的力量，以贊助世界革命運動。作家之在今日還沒有明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者，不可以築個堤防使他們永遠站在國際局的牆外，而不得走到無產階級的營壘中來。這即是要行兩條路線上的鬥爭，為國際總局最重要的任務。文藝革命運動中之右傾，為不重視無產階級的力量，輕視其創造自己的文學之可能，及輕視偉大羣衆運動之工人通信運動。右傾和左傾是同胞兄弟，因為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情緒之反映：法國出席大會的某同志發言中說，工人通信運動是革命普羅文藝之『唯一的』源泉，這是過甚其詞的左傾幼稚病。右傾之又—表現為不重視共產黨在左翼革命文學運動中的作用。在大會上看出國際的機關之弱，沒有抓着各種語言的各派各組織的運動，而尤其是殖民地各國的革命文學運動，沒加注意。霍布勒爾末了指出文藝對於羣衆的政治之動員有非常偉大的作用。對廣大的落後的羣衆，乾燥的政治消息的報告是不夠的，而關於蘇聯的故事，回憶，感想，是資本國家的羣衆所非常歡迎的。霍卜勒爾號召全世界的革命作家廣大地利用其美藝的詞句以發動羣衆和法西斯蒂主義鬥爭，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努力！

C. 倍赫爾的報告很好，他說在對國際局那個問題『遇帝國主義和蘇聯作戰時，你的態度將怎樣？』——的回覆裏，看出各國作家都沒有很明顯的將自己在戰爭時的使命認清，次述帝國主義者在和平時的備戰，宣傳戰爭的書每日在市場上出售者以千百計，尤其以德國為最多。這種宣傳戰爭的文藝分兩種：一是國家主義的，描寫戰爭猶如神祕，使讀者覺到過去許多流血戰爭都是歷史上最英雄的字幅，戰爭的英雄們，簡直是人類的救援者。第二種是資

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文學，如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極力描寫戰爭之可怕，及由戰爭產生的痛苦，犧牲等等，但是不提出戰爭之來由及其根本原因的問題。這兒我們首先要注意所謂『第二等的』，『平民的』戰爭文學，他們的銷路最廣，給廣大羣衆的中毒也最深，暗示着戰爭是勇敢剛毅的舉動，自動員之日起，大家不應管他有沒有麵包吃，戰爭可以致上無限的幸福。我們的目的要揭穿這種祕密，應改良我們非戰文學的質量。和平主義已從掩護戰事的準備變為準備戰爭之一種工具。所以我應反對和平主義反對國際聯盟及一切備戰之和平主義工具。我們的任務為：保護蘇聯，贊助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大戰。我們要避免圖形的，術語的描寫，而應用藝術的形式說明戰爭和資本主義的實質之分不開來。我們要多出版通俗的羣衆的非戰文藝，首先應注意青年，農人尤其是農村工人和婦女這三種讀者。革命作家的任務不僅是寫著作，而應站在革命文學戰線的前列，而組織文學，使之有計劃有組織的發展；這首先要組織工人通信員羣衆。革命的作家不僅是寫小說詩歌戲劇而已，應和革命的實際工作緊連着……我們不是反對一切戰爭，遇戰爭時我們反對那種保護反動，反革命，帝國主義及反無產階級革命者。我們在未來大戰中的態度，完全看今日的態度而定，這兒用不着花言巧語，不僅應在戰爭時擁護蘇聯，而現在馬上就要在每日工作中揭破戰爭罪惡，揭穿和平主義之爲害，愈是現在好好地用我們的筆，在戰爭時愈能拿住我們的槍。戰鬥的重要工具之一，爲廣泛的通俗的宣傳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五年計劃；五年計劃是無產階級最重要的進攻資本主義的武器，使廣大羣衆覺到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母國，紅軍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軍隊，進攻蘇聯便是進攻國際無產階級，蘇聯在這個戰爭內的勝利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只有這樣非妥協的鬥爭，反對戰爭首先反對進攻蘇聯，而和目下階級鬥爭緊連起來，才是爲將來幸福的新時代，爲社會主義勝利後的新文化而鬥爭的先驅的戰士。

D. 阿維爾巴赫（現年祇二十七歲，普羅文學的理論家，『拉普』的總書記）四個鐘頭洋洋洒洒的報告，非常精粹動人，這是一個活的問題，是創作方法的問題，他從無產文藝不能脫離總的經濟的過程說起，說到蘇聯內無產文學之發達和文化工作之長進是互相聯關的，他展開了新的社會主義創作方法之可能。資產階級之爲宗教服務的哲學，最庸俗的經驗論的恐慌藝術的，生物學的，教育學的恐慌外還有資產階級文藝的恐慌，資產階級的文學無論形式和內容都是下降的。普羅文藝已開始在資產批評家的書中發現。……所謂和平主義的文學，大多數不是由於人道主義，愛人類而是害怕帝國主義戰之變爲國內階級戰爭。……欲全人類文化之能往前發展，須要他充滿着工人階級的意識，試看蘇聯的工人積極生產隊（又名突擊隊）運動，執行『工業財政計劃』運動，社會主義競賽及學校企業（即學校設於企業內，使學業與生產相連）之創立，和全般英勇的共產主義的勞動，我們可見我們現在改變人類物質，同時也在解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創造的任務……我們所謂普羅文藝，不是說一切由工人階級出身的作家所創造的文藝，不是一切描寫工人階級的文藝，我們所謂普羅文藝，是根據工人階級的觀點，影響於社會改造，使成爲完全共產主義精神的社會的文藝。工人階級需要真正地揭穿他周圍的實際和其過程的實質而不僅其外面的表現。普羅作家創作的方法須與工人階級日常的實際緊連，緊連還不夠，普羅作家應說明一切現象之所以然，而不僅其當然，應指出社會發展之動的法條。……我們不主張唯心化，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家不限於只能將一切實際情形映攝出來，僅反映着今日，而希望能按照唯物的辯證法工作，能預見一切。

因此普羅作家的任務之一是要磨鍊自己的意識工具創作內力，即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訓練。革命作家爲實際的革命家，應描寫自己階級及社會生活之各方面，而不能專從事於小的形式而工作。……我們的文藝運動須擴大而且深入，因此『理論』這問題有非常大的意義。藝術方法的問題只有在無產作家創作的實際工作整個地理論的形成起來，哲學的普遍着及深入着的時候乃能解決。在現時改變人類物質，製造新人的時代，普羅文藝應大大地注意於人類的心理，我們反對個人心理主義，例如李別定斯基這種大的普羅作家在其最近的小說中的描寫，我們是反對的。但是我們知道無產階級的集團，是人類個性最高的發展，因此我們反對那種完全否認描寫人類心理及個人個性之必要的嘗試。我們關於創作問題的決定不僅是爲着無產作家幹部而且應該作爲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的口號。關於吸引小資產作家到無產隊伍來的問題，現在以及將來都是要注意的。我們應在我們的組織內去洗清那些小資產作家之資產和小資產的遺習等等，而不應要求他們在加入我們組織之當初即完全清洗乾淨，這是不可能和不合策略的事。……說到蘇聯普羅文藝運動，阿維爾巴赫報告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在蘇聯的普羅文藝中，我們可看見各種文體的傾向，在『拉普』內有各種創作方針的比賽，『拉普』對此極爲贊助提倡各作家幹部中間之最好的發展，比賽的形式。在蘇聯已經不是屈指計算十個或幾十個真正普羅作家姓名的時代，我們現在已有真正的羣衆運動。這次大會應該特別指出世界歷史上所沒有過的這種事實，即從工人積極生產隊員中間，從共產主義勞動之先進的份子中間一大批的新的幹部走到文學道上來了。積極生產隊（突擊隊）的工人到了我們行列裏成爲『拉普』的領頭者』。請同志們注意阿維爾巴赫同志的報告是這次大會之理論的標幟，我本應全部好好地記出寄給你們，限於時間，又以不久可全文印出故作罷，但在此還得再引伸，重複幾句，普羅文學運動和普羅列塔里亞政治的及文化的革命是分不開的，普羅文藝應該拿着牠武裝工人階級以爲社會主義而戰鬥，普羅作家應視自己的任務爲實際革命工作的一種。因此創作方法的問題和政治爭鬥的問題，也應視同革命實際工作的問題。創造方法的問題和政治爭鬥的問題是分不開來的，又在關於阿維爾巴赫報告的議決案上有一段必須馬上鈔出的即所謂『階級經驗的小說』——這在各國都已有其作者和作品，而在蘇聯更已有某發端和很大的傳佈。例如關於革命時內亂時代經驗的描寫作家有：賽拉非摩維契，夫爾孟諾夫，法地耶夫；關於恢復時代的小說的作家有：格拉得科夫，楚孟杜林；改造時代的小說作家有：潘非諾夫，這些都是合乎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重要形式的創作。普羅文藝在其發展的過程裏得到這種方式和成績只有頭腦昏亂和投降落志的人們才會說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小說和自己的文藝。將這些經驗國際化是普羅文藝運動之必要的前提。

其他各種報告以半是帶 information 性質的，此地不詳述及了。

七 關於組織工作的討論和決定，重要的爲：1) 建立健全的國際機關(改 I.B.R.L. 爲 J.U.P.R.W.) 2) 機關雜誌改名爲『世界革命底文藝』(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Revolution)，使成爲理論的指導的機關；及總會實際創造的雜誌，從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用英，法，俄，德，四種文字出版。3) 大會樹立了各個國家支部的基礎在這些 家內或從前沒有革命作家的組織的，或已有了而與國際總會未發生密切關係的。這兒首先便要算和東方革命作家組織關係之密固。成立了日本支部；(大會後日本無產作家同盟已正式來信完全承認

大會及國際總會的綱領，加入總會作為其支部成立了中國支部（但還沒有接到你們正式的來信，我想或已在途中了）決定在各殖民地國家成立革命作家組織，首先便是埃及（這次有代表到會）。在大會上形成了美國支部（李特俱樂部經清洗一番後及『新羣衆』的作家們）；決定在英，在法成立革命作家的組織，形成了捷克斯拉夫支部之新的組織之開始，一部份機會主義的份子走到社會民主黨去了以後的分化。蘇聯的『華普』與『烏斯普』過去只是形式上的加入了國際局，從此加緊聯繫，積極參加總會的工作，加入了白俄羅斯，後高加索，烏士別克，韃靼，格魯泰等支部——這也却是組織上的問題，故再簡單地在此述說幾句。4) 大會後特設農民問題委員會，草成給農村通信員的通告，指出培養物色並組織革命的農民作家之道。特別是在農業國尤為重要。5) 組織問題之又一重要決定為在國際普羅革命作家總會之內附設『國際革命美術家事務局』——這次到會的代表有一部份革命的美術家。草成通告全世界革命美術家書，為聯合世界革命美術家成立國際組織之張本。

末了大會指出 I. B. R. L. 在反左傾，反右傾，組織廣大羣衆注意戰爭危險，作各種反抗警察恐怖的運動等等工作上，在政治的文藝方面上。執行了正確的政策。組織方面則頗為軟弱，如沒有注意東方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普羅作家之組織；如斯堪忒那維亞支部瓦解了後，並未設法組織新的；如對法國的組織工作不正確，專注意『蒙德』雜誌和巴比塞及沒有注意工人通信運動……這些是國際局過去工作的缺點。而其原因如機關之不健全及工作不夠，上面已述及了。

我這封信——報告，便這樣報告完結，最後再鄭重提一句大會的精神吧。哈爾可夫大會，首先便是政治性質的大會，大會未曾將文藝看成狹義的物象，恰相反認為文藝的實際，是不能把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底任務分開的。因此第一次大會時認為只要是：1) 和法西斯蒂戰鬥者，2) 和白色恐怖戰鬥者，3) 和戰爭危險戰鬥者，便稱為革命的作家，第二次大會却增加了，凡願加入革命作家國際的組織的，須具下列的幾個條件：1) 不僅和法西斯蒂而且和社會法西斯蒂戰鬥；2) 所用有的力量，方法，在本國內參加幫助共同努力於革命工農運動；3) 盡所有的力量方略，積極地保護蘇聯及其社會主義建設，反抗帝國主義對牠的進攻干涉。

紙已完盡，我就此作結。大會的報告，討論，決議等當續寄。

同志們，祝你們康健，努力！

請接受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的敬禮！

——蕭 三

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寫完

屠夫文學

史 鐵 兒

中國最近兩年，居然翻譯了好些『非戰的小說』，而且銷路很好，書店裏搶着發行。本來，二十年來的中國，差不多天天是在軍閥混戰之中，反對戰爭的情緒應當是十分濃厚的。於是乎關於中國自己的戰爭的創作，也稍稍發見了一些，例如孫席珍的『戰場上』等類。這裏的和平主義非戰主義當然是很空洞的，除了咒罵軍官的升官發財，表示兵士的失望以外，沒有什麼了不得『革命精神。』但是，這在中國的紳商看來，實在是非常之危險的傾向，必須及

早堵塞這種潮流。

爲什麼？中國的神商，中國孔孫道經的忠實信徒不是說和平是中國的民族性麼？！然而社會鬥爭太劇烈了。短兵相接的陣勢太分明了，這種和平主義的假面具是不能夠不揭穿了。

現在是什麼年頭？帝國主義的列強和中國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神商需要戰爭，需要勢力範圍，也就是搶奪民衆鮮血的劇烈的鬥爭。

現在是什麼年頭？中國的紅白戰爭一天天劇烈起來，所謂剿匪是中國天字第一號的要緊事情。反對蘇聯呢——這尤是中國神商的太上皇的諭旨。這就是更加需要戰爭，需要殺人放火。『凡是必需的，都是應該的——合理的。』這是哲學家的話頭。文學家就要說說。『凡是必需的都是神聖的。』

因此，中國神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戰爭的小說。定做一種鼓吹殺人放火的文學。這就叫做民族主義的文學。讀者先生，你聽見我的話，也許要懷疑：『殺人放火？這是『共匪』的行徑呀！』哼！他們所殺的並不是人，而且奴隸，牛馬，並不是中國民族，而是別一個民族。請你放心好了。

『每天晚上站着那閃爍的羣星之下，手裏執着馬鎗，耳中聽着蟲鳴，四週飛動着無數的蚊子，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前鋒第五期『離海線上』）。

海

這真是神來之筆！中國『中央』政府的軍隊駐紮在離線上，居然和法國殖民家（Colonisateur）的『客軍』駐紮在非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調。這是不打自招的供狀。他們民族主義的文學家自己認爲是『客軍』，而把中國民衆當做野蠻的阿剌伯看待。這是的確的事實。他們是要殺這些『阿剌伯人』。他們所以和馮玉祥閻錫山打仗的緣故，也在於爭一口氣：『究竟是你們來殺，還是我們來殺』。因此，打勝了馮閻之後，這支民族主義的軍隊立刻就去『打獵』了。——打什麼獵？——就是把戰場附近的小百姓當做野獸，而去打他們了。在是乎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開始了。請看民族主義文學家自己描寫：

一方面是所謂阿剌伯人，『這裏老百姓們的臉上都罩着一層陰惡的表示，屢次殺氣沉沉地偷望着我們，他們這些人真可憐，什麼都不曉得……老百姓對於屠殺焚燒姦淫擄掠的故事，都已經看得不要看，一望見穿上制服的人就發生同仇敵愾之心，馬上想動手收拾掉他。……他們對於國家絲毫沒有了解，尤其是看見了中央軍也發生厭惡之心。』這是一個民族。

別方面，是所謂中央軍，雇用着德國的兇哥兒（Junkers）顧問和白俄的哥什哈（Cossacks）。可巧駐在這個村落裏的只有七個人，『這自命爲英雄的七個人就是（一）巴格羅夫，（前兩天吃醉酒跛了腿，）（二）任林，（拿着一把無用的好刀，據他說可以威嚇人）（三）莊克明，（四）張維新，（五）羅敏，（十七歲的孩子）（六）駕雀羅夫（七）我自己。』這是另外一個民族——中國的『黃捕少年』，保鏢世家，俄國的哥什哈，德國的兇哥兒混合組成的民族——孫逸仙所謂國族。

這兩個民族之間發生戰爭了：

到

『七人的遠征隊全副武裝的到四圍的村落裏去巡邏一週……走奉一個很好的村落之前，我發了『散開』的口令，大家馬上構一條散兵線，向村落搜索進去。這天晚上七點鐘的時

候，我們才狼狽不堪地回來。羅敏已經戰死了。張維新的屁股上中了鎗，我的帽子丟在一個墳場裏。……失敗本是意中之事，世界上又安有以七人的實力繼續去搜索三個村落的豪舉？況且這三個村落的老百姓又是久得我等而甘心的土匪呢。』

諸君先生不要奇怪：七個良民和三村土匪——這土匪似乎太多了。其實，土匪的匪字已經不是康熙字典上那樣的解釋，現在的匪字是一個民族的名稱，總之，這七個人的，中華國族和三個村落的土匪，民族之間的小小戰爭就此定結了。

這只是民族主義的戰爭文學裏面的一個小小的插話。不過插話雖然很小，却把民族主義文學的原身完全顯露出來了。所以我這一大篇話是必須說的。

至於民族主義戰爭小說的正面題材，自然是為民族而戰的尚武精神。軍閥混戰之中。兩方面都要打些通電，發些布告，自稱『中央』『黨統』『仁義之師』，叫對方是『叛逆』『黨國公敵』等等。可是，這些四六的以及非四六的，古文的以及時文的電報，現在太不够用了。所以要有民族主義的文學。歌頌中世紀式的戰爭，叫幾聲『親愛的同志』，唱幾句『杏爾多士為民前鋒』，哼幾聲：

『可是朋友們——
你可聞過號筒的雄音？
你可聞過戰馬的悲壯？
在朔風凜烈的天然裏，
你可聽見過前進的步伐聲？
嗚呼，先驅者呵，先驅者的心！』

一點不錯！你們這班東西是紳商地主高利貸資產階級的殺人的號筒，你們的聲音是多麼雄壯，多麼壯烈！中世紀式的戰爭是多麼浪漫諦克呵！你們這些號筒想號召民衆來幫助軍閥混戰，但是，他們却『久欲得你們而甘心』。

我們可以料到，最近中央軍『勦匪』的『為民族而戰的』江西戰線上，一定還要產生『更加壯烈的』戰爭小說。不過，這裏文學家的說謊技術，一定更加要進步了。我們看見黃震遐的『隴海線上』無意之中還露出一些不打自招的供狀。等到萬國安的『國門之戰』（前鋒第六期），就一句真話也沒有了。國門之戰描寫一九二九年的中蘇之戰。那時中國的紳商受了美國洋錢的諭旨，企圖打進蘇聯。萬國安却描寫得彷彿是蘇聯軍隊來進攻中國，而且造了許多莫名其妙的謠言。這裏，他想利用神話化了的岳飛。哈哈。民族主義文學家的技術已經純熟到這種地步：沒有什麼可以描寫了，只會高叫『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國門之戰』裏面唯一真正真摯的情感，大概就只有這一點兒吃人肉喝人血的精神。請看：

『大家圍着這六個間牒，旅副瞪大了眼睛望着，旁邊還有幾個高而且大的兵，手裏拿着巨斧，旅副停了半天說——我看再找一把刺刀來切切他們看，…不大功夫，兩個老兵抬着一把俄國的費馬切刀放在地下。旅副下令將他們眼睛上的蒙布拿下來，叫他們也認識認識我們中國的手段怎樣。我一看那幾個間牒：三個俄國人，三個不知國籍的人，嘴裏塞滿了東西，眼睛露出很兇的神氣，似乎他們很歡迎死。旅副叫我先收拾一個，我那時吃了點高粱酒，並且看見了仇人是很喜歡殺掉他們，我用了一把大斧，掄起來照着綁在

屋裏左邊上的長黑髮的人太陽上就是一下，差不多砍到鼻梁上了。那個人的頭上着了這一斧，太陽立時陷落下去，斧刃的四圍都成了白色，我把斧子拿下來，紫黑的血跟着就飛射出來，那人臨死的哀鳴也就很小而短促的一叫就完了。不大工夫，我們這幾個屠夫弄得血肉狼藉，一股血腥的氣味，要不叫吃酒也就嘔出來了。』^功

不錯，虐殺俘虜，他們是會的。他們還會什麼？還會漲着通紅的臉，嘴裏冒着白沫，慷慨激昂口中念念有詞的說要吃人肉喝人血，說『你們不要懼怯，不要顧惜！…你們打倒了赤俄，你們到了莫斯科，前進！…前進！』

× × × ×

記得「五四」前一年魯迅有一篇『狂人日記』發表。那狂人為什麼發狂？只是爲着中國的禮教殺人。足見得那時候的人神經是多麼衰弱，爲着這點『小事』就氣得發狂了。現在？現在如果說有『狂人』他也不是那麼狂法了。只可惜新的狂人日記，裏面要寫到這種吃人肉喝人血的問題，暫時是沒有看見天日的可能。

但是，我們『阿剌伯人』之中，有些已經不僅僅『在臉上殺氣騰騰的表示了』。固然我們『阿剌伯人』的文學還是不能夠出版，那末，至少也要把揭露中華國族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批評讀出來，給一切『阿剌伯人』聽。

革命作家國際聯盟爲國民黨屠殺中國革命作家宣言

敬告全世界革命作家：

中國階級鬥爭的劇烈——最近共產國際所指示出來的——在文學方面也表現出來了。國民黨的屠殺的反動派，受着蘇維埃區域發展的恐嚇，不但對無產階級的文學團體和文化團體加緊壓迫，就是急進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團體和文化團體，也不肯『饒恕』了。

壓迫政策的施行，尤其是在『民族資產階級的英雄』蔣介石做了教育部長之後，更加來得厲害。蔣介石的『文化政策』的特點，是對於出版界的檢查特別殘酷甚至於在中國也是從前所沒有聽見過的，甚至於革命同路人的著作都被沒收，這些著作的革命性，本來是很『相對的』；凡是提起蘇聯的語句，紅色的封面，至甚於簡單的幾個『鬥爭』的字眼——都可以是沒收的理由。結果，這種書籍的發行，絕對的減少下來。

無產階級的文學及革命的文學，在中國是被壓迫到絕端秘密狀態裏面去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沒有繼續工作之可能，革命的文學家沒有地方可以出版自己的著作，沒有方法存在，不但如此，國民黨政府，除出禁止革命書籍之外，甚至實行簡單的殺害著作家的方法。不久以前，國民黨所屠殺的二十幾個革命者之中——在上海槍斃和活埋的——就有五個革命文學家，其中一個是女的。

沒有疑問的，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審判』機關，帝國主義的『文明』走狗，——還要殺人呢。現在無產階級的文學家和革命文學家在中國牢獄裏面數目，是在一天天的增加起來，數都數不清的。中國教育部新部長大概很明白，文學和政治的關係，知道阻礙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革命進行的方法之一——就是剝奪中國革命家的創作可能。

國際革命文學家聯盟，堅決的反抗國民黨逮捕和屠殺我們的中國同志，反對蔣介石的『文學恐怖政策』，同時表示極深切的信仰——相信中國的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雖然受

看殘酷的摧殘，仍舊要發達和鞏固起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不管他們口頭上怎樣愛講許多民族主義的空談，是決不能夠建立中國的民族文化的；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直接的幫手，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要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羣衆永久留在低級文化程度裏面。中國的民族文化革命的事業，只能够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指導之下去實現。

國際革命文學家聯盟號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學家和藝術家共同起來反抗國民黨對於我們同志的壓迫。

中國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萬歲！

中國革命萬歲！

國際革命文學家聯盟秘書處

簽名：蘇聯：阿衛巴赫 (L. Averbach)

育岡納斯 (Yogannes)

法捷耶夫 (A. Fadeev)

革拉特珂夫 (F. Gladkov)

潘菲洛夫 (F. Panferov)

密基登珂 (I. Mikitenko)

德：倍赫爾 (Bekher)

葛萊賽 (E. Gleser)

茲格爾斯 (Anna Zegers)

稜 (L. Renn)

克雪 (E. Kisch)

匈牙利：葛達史 (A. Gidash)

易烈世 (Bella Jltesh)

馬台卡 (Yan Matejka)

珂麥忒 (A. Komiat)

波蘭：雅新斯基 (Bruno Yasensky)

奧：法白里 (F. Fabri)

法：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美：辛克萊 (U. Sinclair)

果爾德 (M. Gold)

獨思巴索思 (Th. Dos-Passos)

捷克：諾沃美斯基 (Lrdo Novomesky)

普倫尼茨基 (Petre Plemnitsky)

波斯：拉虎帝 (Lahuti)

拉德維亞：萊琛 (Leitsen)

保加利亞：巴卡洛夫 (Bakalov)

羅馬尼亞：馬哈納 (M. Mahana)

(無國籍)：克萊孟蒂斯 (Viadimir, Klementis)